

◎创富

## 怕什么，干活的人都在

热闹的大街上，有家餐馆的老板忽然人间蒸发了。

员工们也是早晨来上班后才知道的。到了下午，餐馆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债主，欠下的房租、鱼虾钱、蔬菜钱外加水电煤气费，七七八八总共有三十多万元。而本来，当天就该发工资了，这样一来，员工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通常的思路当然是报警，查封财产，媒体报道，讨要工钱，雷声很大，雨点很小……可是他们没有。

在生活条件比较落后的旧时代，严冬一到，穷人便经常为取暖避寒发愁。一般人家尚有几间破屋陋室挡挡风寒，而那些无家可归的城市里的流浪者们，处境就更为悲惨。为了不被冻死街头，他们需要寻找暂时的栖居之地。而那些价格低廉、条件极差的“鸡毛店”，便成了他们理想的“天堂”。

鸡毛店又称“鸡毛房”“火房子”，顾名思义，就是用鸡毛来取暖的旅店。早先这种小店是养鸡户开的，他们在自家院内养了许多鸡，一面卖蛋，一面用鸡身上脱下来的羽毛垫在店内，给住店的穷人当被褥。后来这样的小店生意红火，供不应求，便在许多城市推广开来，成为独立经营的旅店。

鸡毛店一般不大，陈设极为简陋：无床、无椅、无桌、无被褥，只有一地鸡毛。住客来到店里，交给店主几文钱，店主就撮给他一簸箕鸡毛。住客睡觉时把鸡毛铺在地上，蜷缩在上面睡觉。也有的预先在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鸡毛，住店的穷人交上钱，便脱光衣服，一头扎进鸡毛堆中，在鸡毛的掩埋中酣睡。还有讲究一些的，地上铺一层鸡毛，上面吊一个四方的大鸡毛盖子。待住店的穷人“满员”，脱光衣服一个挨一个地躺下后，大鸡毛盖子便慢慢放下，跟地上的鸡毛合拢，那些沙丁鱼罐头似地挤在鸡毛里的穷汉们便可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还美其名曰“鸡毛小店赛天堂，铺天盖地也平常”。19世纪中叶来中国游历的法国传教士古伯察

在维系社会关系层面，穷人与富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富人混圈子，穷人走亲戚”。

斯坦福大学教授 Mark Granovetter 指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这是一种十分稳定的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社会认知，是一种“强联系”的表现；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类相对于前一种社会关系更为广泛的，然而却是肤浅的社会认知，通常所说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是一种“弱联系”的表现。

Granovetter 的研究还发现：帮助大多数美国大学生找到工作的不是亲朋好友这种经常见面的“强关系”，而很多时候是社交圈里一面之缘“弱关系”。富人们的聪明之处在于会把大多数的时间花在与“弱关系”打交道上，就是所谓的拓展人脉。“强关系”虽然稳固，但是“弱联系”能把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从圈外为他们提供有用的信息。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富人们总是能通过各种渠道来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混圈子成为富人们的常态。三个美国研究人员，Eagle, Macy 和 Claxton，做了一件有点趣味的实验。他们搜集了2005年8月整个英国的几乎所有电话通讯记录。英国

是年轻大厨牵的头，他看了看店里的二十多台空调、桌椅板凳、厨房用具等固定财产，又打开冰柜，里头还剩下万余元的肉菜，最后他将目光定格在厨师、墩头、跑堂、迎宾、打杂等三十多个员工身上。

他说：“活人不能等死。老板不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张？反正干活的人都在，至少，得把我们回家的路费做出来才散伙呀。”

年轻大厨牵头，众人响应。没几天，大伙的路费就赚出来了。

有人想拿了路费走人。年轻大

厨说：“干脆把老板欠我们的工资也赚出来？”众人响应。一段时间做下来，拖欠的工钱也赚出来了。

年轻大厨说：“一不做二不休，把欠下的房租也赚出来？”众人响应。

事关生存，众员工格外卖力；老食客们一传十，十传百，都跑来捧场。于是这家店生意越来越好，还掉所有欠款之后，开始盈利了。

一年之后他们准备拓展业务，要招新人，应聘者中有个人让他们大吃一惊——当年的老板！他已经破

产，要求他们收留他做一名跑堂伙计。

这个看起来像编出来的励志故事，其实确有其事，它发生于去年春天，河南郑州，是一家烩面酒楼。

事实上，这家没有“老板”的店可能会在残酷的竞争中消失，也完全有可能做大做强，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因为他们展示了自己非同一般的精神力量。

如果你碰巧走过，一定要进去点碗烩面吃，支持他们。

（摘自《广州日报》）

◎书摘

## “鸡毛小店赛天堂”

在《中华帝国纪行》一书中，曾对当时北京的“鸡毛房”做过这样的描述：

北京现在就有一种怪异的组织，它完全超出了傅立叶的丰富想象。该组织取名“鸡毛房”，是为最贫困的阶层提供的一种温暖的羽毛床铺，收费极少，一夜仅收相当于法国五分之一法寻的铜钱。这一奇妙设施的构成非常简单，只有一大间屋子，厚厚一层鸡毛铺满了地面，凡是无处栖身的叫花子与流浪者，不问男女，全都可以进入这个大家庭过夜。在此，共产主义这个提法发挥了完全而又充分的效力。入夜，在这个羽毛的海洋里，人人可以尽兴地经营与享用自己的安乐窝。天亮以后，他就得离开鸡毛房，门口有人负责向每位房客收取一文小钱。按照人人平等原则，儿童与成人一视同仁，因而不可减半付费。

鸡毛店内拥挤不堪，空气污浊，卫生条件极差。即使如此，不交上现钱也会被店主强行赶出门去。民国初年写小说家刘云若在《湖海香盟》一书中，对鸡毛店内的情景也曾作过生动描述：

……房内横倒竖卧，约有十余个人，有的伏身而睡，有的把身体



埋在鸡毛底下，只露一个头儿；最妙的是每有人移动，鸡毛便飞舞起来。一个侧身面壁睡的，口中所喷的气，把鸡毛吹得来回翻滚……有个烂腿乞丐，向他(店主)央告说，身上只有七个铜元，今日暂欠，明日补还。那店主也不作声，提起他便向门外掷去。但那乞丐还未出篱门，他又赶过去抓回来，用灯照着身上，见乞丐腿上疮口破烂的地方甚大，脓血漫滴，都沾满了鸡毛，就骂道：“你白歇了会儿，还想带

## 富人混圈子 穷人走亲戚

政府有全国每个小区的经济状况数据——你可以查到哪里是富人区哪里是穷人区。这样他们把电话通讯记录跟其所在的三万多个小区居民的经济排名对比。结果非常明显，越是富裕的小区，其交往的“多样性”越明显。而打电话时间长短，跟经济排名的相关系数是-0.33，也就是说富人虽然爱跟各种人联系，但真正通话时间比穷人短。

在中国，很多企业家在事业有成之后，纷纷选择去念个EMBA，一方面是为了学习新东西，另一方面更多的是为了结交新朋友，拓展人脉，找一个和他们现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吻合的成功人士的圈子。这是每一个富人都乐于混的圈子，里面既有成功企业家，也有政府官员、还有文艺界名流……可以说这是一个各种资源和人脉兼备的圈子，有人甚至能从中重新找到

“真爱”。所以富人们很乐意每年花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学费，在百忙之中每月都挤出时间来，去跟一些成功人士攀上同学关系。而在美国，做慈善，热衷公益活动是富人们混入成功人士圈子的主要方式。

富人们所在这个圈子里，大部分人具有高超的生存智慧和获取财富的本领。他们在一起交流生意，探索致富之道，相互激励，相互帮助，共同分享信息、资源，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可以说，生活在这个圈子里，想不富都难。

认真观察，你会发现：“穷人走亲戚”就是囿于这样的小圈子之中，感情是稳定的，但是谈资总是局限在家长里短，而且里面传递的信息大多数是陈旧的，由此产生的冗余信息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许是像富人们之间的互通有无。从某种

点东西走啊？’那乞丐说并非成心沾的，店主就用手猛向他腿上一捅，把鸡毛完全抓下，连脓带血地掷入房内，那乞丐疼得乱叫，店主也不理他……

清代戏曲家蒋士铨在《鸡毛房》一诗中，更为生动地写出了无家可归的乞丐夜宿鸡毛店的惨景：

冰天雪地风如虎，裸而泣者无栖所。黄昏万语乞三钱，鸡毛房中买一眠。牛宫豕棚略相似，禾秆黍秸谁与致？鸡毛作茵厚铺地，还用鸡毛织成被。纵横枕藉解胸满，秽气熏天人气暖。安神同梦比闺房，挟护帷毡过煨炕。腹背生羽不可翔，向风脱落肌粟高。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吁嗟乎！今夜三钱乞不得，明日官来布恩德，柳木棺中长寤息！

鸡毛店内的住客也极为复杂。常来店内住宿的，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物，如乞丐、轿夫、戏子、吹鼓手、拉洋车的、赶马车的、收废品的等等。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悲苦，不同的辛酸……小店因他们而丰富，成了社会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缩影，也蕴含着丰富的创作素材。我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当年就曾不避脏乱风险，多次深入到这样的鸡毛店中，结交了乞丐等各类下层人物，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从而创作出《日出》等传之久远的著名话剧，演绎了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坛佳话。

（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风俗雅韵》，作者：戴永夏）

程度上来说，社会关系的宽度和广度，决定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如果说80后靠拼爹，那90后得靠刷朋友圈了。90后是名副其实的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的一代，时时刻刻用手机关注着好友的动态。如今，各种社交软件的盛行，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与自己兴趣相投之人。

如果不擅社交网络，不仅找不到工作，而且找不到老婆。最新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结婚对象是在网上认识的。

这项研究的负责人、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的教授约翰·卡西奥普说：“互联网问世以来，我们发现人们在寻找配偶上有一个戏剧性的转变。而且那些曾经网恋的夫妇比通过其他途径认识的夫妇婚姻更快乐。”

（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拆墙：全网革命》，作者：李光斗）

## 人情练达 即文章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要训练他的大脑，在大脑里面装东西，使大脑有思考的能力，使他的谈吐有高度的水平，这才是人，否则的话，只是漂亮的动物，并不是高明的人。所以我在我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地一再宣传，我们要使我们的头脑能够起飞。其实这种起飞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当你看到抽象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尽量使它变得具体，反过来说，当你看到具体的东西的时候，你应该尽量使它变得抽象。

我看到过蔡维屏写的一本书，叫做《难忘的往事》。他是国民党官僚，做过国民党的“大使”和“外交部”的“次长”。他这本书里面有段话，说：“蒋介石死了以后，举行追思礼拜，我奉派担任执行长。忙了不少时间，大体就绪，在追思礼拜前一日的晚间电视新闻，我看到了某国女特使在机场下飞机，体格丰硕无比，不禁哎哟地叫了出来。淑纯(他老婆)在旁边，问是触电了，还是精神失常，叫什么？我说：‘你看这位女特使，体格比常人大了一倍有余。’淑纯说：‘这也用不着如此惊慌。’”可是这位蔡维屏作为执行长，他知道不得了，要赶紧改明天这个追思礼拜的座位，否则这个外国女特使来了，这椅子坐不下去怎么办啊？书里就讲这么一个故事。

我读书细腻，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这张照片。我的脑袋比电脑还快，把这张照片找到了，然后就跟这篇文章合并，你们才知道它的趣味。看到没有？就是这张照片。追思礼拜的时候，一个人一个座位，哈哈，这个女特使一个人坐了两个座位。我就必须说这个蔡维屏真是很细心的外交人员，他哎哟一声以后就赶紧采取行动，通知典礼的主办单位：你们这个椅子要两个变成一个给这位女特使坐，否则的话当场出丑，坐不下去可不得了。这件事很麻烦，不是两个椅子变一个椅子的问题，而是说每个人坐哪里都规定好的，现在要重新调配座位的顺序，这就费工夫了。

美国一个黑人歌星叫Marry Anderson，有一次她到一个小镇去唱歌，演出结束以后，过来一个女孩子跟她讲：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你，很可惜她今天在一个小旅馆里面当班，无法请假来听你的歌。Marry Anderson听了以后就问了一句话：她在哪家小旅馆啊？她让司机把车开到了这个小旅馆的门口，她在汽车旁边对着这个小旅馆高歌一曲，然后转身回来，进了汽车就走了。我知道这个故事的以后，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再举个例子。撒切尔夫人是英国著名的女首相。有一次在官邸里面请客吃饭，一个女侍者，拿着汤分给每人一份。捧到了内政大臣前面，一不小心这碗汤洒了，就倒在了内政大臣的衣服上面，结果衣服弄脏了，内政大臣也被烫了。这时候满座的人都觉得很意外。撒切尔夫人赶紧跑过来，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搂住这个闯祸的女孩子，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说：“亲爱的，这种错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发生，不要难过。”她先安慰这个女孩子，然后才去慰问内政大臣。当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么了不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情练达即文章。

（摘自上海文化出版社《李敖混世宝典》，作者：李敖）